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莫承藝仲超

同學

楊象乾元如

合參

門人未景韓濟公校正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

可爲常岐伯曰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于五色上通于五竅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內而應于外也如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藏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夫色見于皮膚五藏之氣見于色者蓋亦從經脈而出于皮膚故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脈應地五藏者在地五行之所主也而色見于面

此五行之氣上呈于天也從內而外者由藏而經
脈皮膚應地氣之上騰于天從外而內者由皮膚
經脈而藏應天氣之下降于地升降出入環轉無
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
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
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
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

庭也。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牆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爲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官之爲言司也。所以聞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藏之氣外應于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顙赤，腎病者顙與顏黑。

卷上聲

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閱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黃帝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

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
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病哉
埤音裨卑也

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八乘天
地之氣所生得博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
各有形乎岐伯曰五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
下各如其度也

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

側言五色見于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照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死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眾多舉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

雲木
卷三
言月堂
難尋堅確也。察于物者，卽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于事物之常。楊氏曰：失堅者，卽顏子所謂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

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伯言天地之道出于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工力者造化之自然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

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唇臨
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滯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
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濶于四旁也。項
乃太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
氣盛也。唇乃脾土之外候。臨然者。土氣厚大也。
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滯也。氣滯以
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
貪取。貪于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猶不及也。○

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藏之氣應土基厚薄氣色清
龕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
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朱濟公曰五運主中
六氣主外人秉天地之運氣而生故多有太過不
及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
廉然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捐于血刺
此者淺而疾之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

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唇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莫仲超曰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朱濟公曰氣道之滑濇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于地中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

而鍼合天地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滯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元藏

于腎而腎主骨天真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真骨

堅肉緩節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

立而不倚也其人重濁則氣滯血濁其人輕勁則

氣滑血清蓋元真者乃混然之炁已生之後而有

重在真骨二

字

筋骨屬骨肉

本于骨之所

生

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于外內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嬰兒未得天真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襁褓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更髮長，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于先天之生原也。日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日出而陽氣
隆日西而陰
氣盛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潛疾寫之則經可通也。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鍼之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寫皆以鍼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寫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言手足陰陽之脈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頄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臛中伏行髀骨內下至內踝之後

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審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血氣行于脈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而肌肉充滿。若怯然少氣者。則水

頤頰者鼻之
內竅上通天
氣者也
藏府之血氣
後天之血氣
也少陰之血
氣先天之血
氣也

道不行而形氣消索矣。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之氣皆稟于衝脈而行。其上者出于頤頰，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于氣街。此五藏六府之血氣皆從衝脈而滲灌于脈外皮膚之間，應水隨氣而運行于天表也。夫少陰主先天之水火，水火者精氣也。衝脈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又從衝脈而運行出入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也。故別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于跗上。

在心主青肺
主聲由少陰
之氣而後發

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少陰之氣厥于內，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于脈內，而不能通于脈外也。故當導之以言，導氣之外出也。驗之以脈，知精血之行也。其非跗上不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于膚表，而復運行于脈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遷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明乎日月，微于毫釐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釐差失。故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

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楊元如曰：五藏六府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機之出入也。皮膚經脈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藏六府之氣稟衝脈而運行于膚表，應地氣之出于外也。○莫仲超曰：所謂衝脈者，順行逆衝于經脈皮膚之外，內充于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蓋經脈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轉，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于五藏六府者，卽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于中，由衝脈而布散于皮膚之

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脈滲于三陰而
行于脈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絡。而出于脈外。是
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
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由水穀所
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其眞骨堅肉緩。筋
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榮衛血氣。皆本于
先天。後天生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強堅。肌
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未結衝脈少陰
之出入焉。

血脈論第三十九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此承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統論其藏府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夫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榮行于脈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于藏府。

之經隧通于孫絡出于皮膚以溫肌肉此水穀所
生之氣血散于脈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脈繆處故
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章論五藏六府之
血氣少陰腎藏之精氣從衝脈而出于皮膚此章
論胃府所生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皮膚
○楊元如曰按素問繆刺篇云邪客于皮毛入舍
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
大絡而生奇病故曰奇邪者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

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悒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血絡者。外之絡脈。孫絡見于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

岐伯曰。脈氣盛而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

此言經脈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脈之脈氣。

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
○朱濟公曰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血虛
則脫氣者血爲氣之守也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
陽之守也

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
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

此言經脈之內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
之分焉經脈爲陰皮膚爲陽俱盛者經脈外內之
血氣俱盛也如脈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

則射如皮膚之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
以濁故不能射也朱濟公曰陽氣留積其血黑濁
血隨氣行者也

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
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

此言絡脈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于皮
膚肌腠滲于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
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
變化赤而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

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于孫絡與絡脈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爲血故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和合于血是津液未變而赤故刺之血出清而半爲汁也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爲汁者乃身中之水也按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于孫絡皮膚與經脈繆處此節論津液注于皮膚滲于絡脈與經脈之血和

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脈相通而皮膚絡脈之氣血所從來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于鍼刺之外細體認其義焉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

此言陽分之氣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也藏府經脈爲陰皮膚肌腠爲陽藏府之陰氣積于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于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藏府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節論

脈絡之血乃皮膚之津液滲入孫脈絡脈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脈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

此承上文總結陰陽外內之相合也。皮膚爲表經脈爲裏。膚表之陽得脈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脈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蒼蒼青色也平脈篇曰榮氣不足面色青陰陽俱脫者經脈外內之榮氣脫也

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惋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悶。

此言陰陽俱脫而色變者皮膚絡脈之血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則陰脫矣心主脈而包絡主血陰藏之血脫故

煩悶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藏府之陰而出于經，經而脈，脈而絡也。

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夫內爲陰，外爲陽，經絡爲陰，皮膚爲陽，此總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而內者，從皮膚滲于孫脈絡脈而內溢于經，自內而外者，從藏府之陰而出于經，從經脈而外注于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痺閉于外。

內之間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朱濟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義。蓋陰陽和合而流行則調，陰陽相得而留滯則痺。痺者閉也。通篇論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故帝止問血出多而不動搖。伯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痺，是非邪病之痺明矣。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

經隧深故曰
如筋

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相視也。盛
堅橫以赤者，血盛于脈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
之流行也。小者如鍼，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
留血之在經隧也。數者，血脈出入之度數，留血之
在經絡則而寫之，故無失其所出之度數矣。所出
之度，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如失其所出之數
而反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脈，脈而經，各如其度而
外內出入者也。楊元如曰：萬全者，謂血氣流行，外
內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三陽之氣。主于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鍼下堅而不可拔也。按此篇論血氣。出入于絡脈之間。故篇名血絡論。有所留積。皆因于絡。則而寫之。萬全也。若取之肉。則肉著于鍼。而鍼下堅矣。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

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天下之眾。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

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于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脈，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藏六府，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人之身，有亂氣，猶天下之眾，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惡有不亂者乎。○楊元如曰：清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清濁相干，命

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六府爲陽五藏爲陰六府受穀者濁五藏受氣者清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謂水穀所生之清氣上出于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肺之濁

氣下注于經，內注于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莫仲超曰：上節言天下之衆皆有此亂氣，謂人合天地之清濁也。故復曰：願聞人氣之清濁。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

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應天地之大而有別也。天清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清，清者有

有形者濁無
形者清

濁而人亦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此清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清。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府水穀之濁。生此清氣上出于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清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肺爲精水之原。清中所生之津液流溢于下。卽所謂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下注於經者行于經隧也。流溢于中者。內積于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

陰陽清濁之氣交也。○朱濟公曰：天爲陽，地爲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故清者有濁，濁者有清。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主受盛胃府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爲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清，而手太陰爲五藏之長，華蓋

以陰陽清濁
分上下故曰
上走經絡

于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清。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于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腸盛糟粕，濟泌別汁，化而爲赤，下行于十二經脈。應地之道也。脾爲倉廩之官，主輸運胃府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而足太陰獨受其濁。○楊元如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應合天地經水，故帝曰：十二經脈，應十二經水。伯曰：天下之衆，又曰氣之火別。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于者。以數調之也。

氣之滑利者。應天運于外。故淺而疾之。澇濁者。應地居于中。故深而留之。清濁相于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朱濟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清濁。合天地之陰陽。下章論人之形體。應天地日月水火。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爲陽。

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爲

陽以應日。在下者爲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干。
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脈。以應
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水火而生。
故與天地參也。

廣帝曰。含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
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
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
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
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

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大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大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歲半以上爲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爲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含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申之三陰，三陽也。男生于寅，故始于正月之少陽，女生于申，故始于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

右故右而左。○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
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陰濕
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
神論又以少陽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
冬脈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
陽明者午也少陽者申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
也而本篇又以寅未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
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太陰戌亥主厥陰經脈
別論以肝木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

秋腎水主冬木火土金水此後天之五行也而診
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
氣在脾天元紀論子午屬少陰丑未屬太陰寅申
屬少陽卯酉屬陽明辰戌屬太陽巳亥屬厥陰而
藏府配合支干又以子甲屬少陽膽丑乙屬厥陰
肝寅辛屬太陰肺卯庚屬陽明大腸辰戊屬陽明
胃巳巳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小腸未丁屬少陰
心申壬屬太陽膀胱酉癸屬少陰腎戌屬包絡相
火亥屬三焦相火禁服篇以人迎應春夏一盛在

少陽二盛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冬一盛
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別論又
以少陽爲一陽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陰陽之
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
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
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
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
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陽壬主左手之太陰

太陽主日少陽主火故兩火并合是爲陽明陽明者離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并合兩陽合陽是爲陽明手少陰君火主日手太陰肺金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朱濟公曰安河圖洛書五位中央而主陽五行之中木火爲陽金水爲陰故甲乙丙丁戊己爲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爲陽中之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

太少陰陽四
象也有左右
上下之位

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

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少之陰陽，分于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于上下，蓋陰陽氣交于六合之內者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乃上下之氣交。

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心屬火而應日，故爲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

故爲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爲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爲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爲陰中之至陰。五藏爲陰。而陰中有陽也。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月六月。

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十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鍼刺所以取氣故也。朱濟公曰：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自下而上，故止言足而不言手，蓋以從其根也。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

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人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者十干在上地支在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脈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

化之無窮也。朱濟公曰：有名無形者，以無形而合有形也。

病傳第四十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炳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眾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此篇論人之身體有形，層之淺深，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鍼砭藥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

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從腠理而入于經脈從經脈而傳溜于五藏所謂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如邪入于藏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于脈肉筋骨者宜鍼而寫之邪入于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內而虛者止可飲以甘藥實者可用毒藥以攻之陷于下者宜灸以啟之是以藥石灸刺導引諸方隨眾人之所病而施之非一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章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

治之屬。卽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藏而成不救。利濟萬物之功。畢于此矣。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暝。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暝。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領。

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下攻血脈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膚肌腠爲陽。血脈爲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脈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腠理固密。元真通暢。血脈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藏。而不可以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傳于子孫。蓋言調養

神氣也

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治之屬者，邪尚在于皮膚肌腠之間，未至血脈傳流，大邪入藏也。此言邪在于外，猶爲可治之屬，守一勿失，不使邪溜于內，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脈，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間傳者生，傳之于其所勝者不治也。若夫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乃淫邪泮衍，血脈流傳，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也。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畢將服之，神自得之。

所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
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
終其天年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謂不知道者
膚腠空疎血脈虛脫虛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
莫見其形漸致滲邪入藏不可以致生夫邪之中
于人也始于皮毛則毛髮折而腠理開開則邪從
毛髮入入則抵深而入于腠理腠理者三焦通會
元真之處是以正氣橫傾滲邪泮衍于肌腠之間
則傳流于血脈而內入于藏矣蓋經脈內屬于藏

府外絡于形身。是以經脈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淫邪泮衍于肌腠。則傷氣。傳流于血脈。而入藏。則傷神。神氣並傷。故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是以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故可著于竹帛。蓋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咸知此養生之道焉。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肝生筋筋
左心木生火
如火生土也

此論大邪入藏傳于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藏乘五
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于相生而死于相勝也病
先發于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
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
心爲火藏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
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楊元如曰按素問
玉機真藏論病入于五藏逆傳於所勝尙可按可
浴可藥可灸以救之故曰三日不已死謂邪入于
藏猶有可已之生機故首言導引行氣喬摩灸熨

刺炳飲藥。末言諸病以次相傳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蓋邪在于形層者，宜刺入于藏者，止可按摩飲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楊元如曰：肺主氣，日出而氣始隆，日入而氣收引。冬日入者，氣入而絕于內也；夏日出者，氣出而絕于外也。按止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者，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夜半日中，陰陽之分于子午也。日

出日入陰陽之離于卯酉也。病傳之一三五日者，乃天之奇數。蓋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而本于天干之所化。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蓋病先發于肝，故頭目眩而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

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脛痠
冬日入夏蚤食乃木氣絕于卯酉金旺之時

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
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體痛
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
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蓋病發于脾
則身痛體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
腹腰脊痛脛痠膂膀胱者膀胱附于脊背之膂筋

也是以三日而之腎膀胱則背脊筋痛小便閉人
定在寅木旺而土絕也夏之晏食在亥水泛而土
敗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腎膀胱五日而
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昞昞音笛日昞也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
痛筋痠三日背脂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
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昞蓋病先發于胃故脹滿五
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筋痠三日而之腎膀胱

則背昭筋痛五日而上之心則身體重蓋心主血脈血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二乃火之生數六日者水之成數也死于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死于六日者水乘而火滅也故冬夜半者卽水乘火滅之義夏日昃者亦太陽之生氣絕也朱濟公曰冬主水夏主火日昃者盛而始虧之時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腎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腎病者少腹腰脊痛斷瘦。

三日背脇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
四二日不已死蓋病先發于腎故少腹腰脊痛斷痿
三日而之膻膈則背脇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上
之心則腹脹蓋足少陰腎脈下絡膻膈上從腹注
胸中入肺絡心此邪入于藏亦從血脈流傳也上
節病在心故身體重此從膻膈而土傳于心復從
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乃寅卯本旺
之時木旺則洩其水之氣矣夏晏晡土氣所主之
時土尅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絕二日者火

之生氣絕也。蓋病之且死，有死于先發之藏氣絕者，有死于所傳之藏氣絕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同，學者自當理會。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按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骭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蓋病發于膀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脹，腰脊痛，骭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

身體痛也。冬雞鳴，夏下脯，卽上節大晨晏脯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胃府者，胃居中央爲水穀之海，乃五藏之生原，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如間一藏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

也。間二藏者，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間三藏者，心傳之腎，肺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也。按五藏間傳，止有間三而無間四。所謂間四藏者，以藏傳之府，而府復傳之于他藏，蓋府亦可以名藏也。○楊元如曰：按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蓋藏貨物曰府，故府亦可以名藏。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邪淫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

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
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
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
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
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燔。陰陽俱盛。則夢相
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盛飢則夢取。甚飽則夢
下。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
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
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

大氣淫邪也
正邪正氣也

虛邪動形故
從血脈傳溜
而入藏正邪
病氣故與榮
衛俱行與魂
魄飛揚

立已。滿與藝同

此承上章論淫邪泮衍而有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亾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以上章之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若有若無。而未定舍。與榮衛俱行于外。內肌腠募原之間。反淫于藏。不

邪氣從外襲
內故曰反

得定處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
邪之折毛發理邪從皮毛入而發于腠理之間腠
理者在外膚肉之文理在內藏府募原之肉理衛
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泮衍與榮衛
俱行行于募原之肉理則反淫于藏矣夫心藏神
腎藏精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隨神往來謂之魂
並精而出為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
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藏之神氣飛揚也
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邪氣與榮衛俱行

槌亦者金水
交擊也

于藏府募原之間故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
于外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今反淫于
藏則有餘于內而五藏之陰氣盛矣陰氣盛則夢
涉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熯此心腎之有
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于肺腎氣并于肝而
夢相殺相殺者槌亦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
魂游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
餘于上下也飢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胃之有餘
不足也此邪與五藏之神氣遊行而形之于夢也

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
脾氣盛則夢歌樂。腎氣盛則夢腰脊不屬。此邪于
五形藏而形之于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于
藏有餘于內。故寫之立已。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烟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
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
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客
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
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

濟公曰心爲
一丹邱

剌客于陰氣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
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窳苑中客于股肱則夢
禮節拜起客于胞腫則夢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
而補之立已也。窳音教地窳也

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上章論邪氣之有餘此論
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于藏府之間客者
薄于藏府之外也客于心則夢邱山烟火心屬火
而心氣虛也客于肺則夢飛揚肺主氣而肺氣虛
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于肝則夢

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于脾則夢邱陵大澤。土虛而水泛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器宇。夢風雨壞屋者脾氣虛而爲風雨所壞也。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太陽之氣虛行也。客于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官。主受水穀之餘。濟泌別汁。止夢見田野者。大腸之氣虛也。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邑衝衢乃

通聚貨物之處。小腸受盛化物。止夢見衢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厥氣客于膽。則夢闕訟自剖。客于陰器。則夢接內。精氣洩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于頭。故頭爲諸陽之首。客于項。則陽氣不能上于頭。故夢斬截其首也。客于脛。則夢行走不前。脛氣虛也。足爲陰。深居地窳苑中。地氣下陷也。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者。手足不甯也。客于胞。則夢洩前溺。客于髓腸。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嗟乎。人生

靈樞 卷五 五 善房堂
夢境耳。得其生神之理。則神與俱成。如醉之醒。如
夢之覺。若迷而不寤。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矣。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
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
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
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藏
主五運于中。而外合木火土金水之五氣。人之百

病不出于外內二因。燥濕風雨寒暑外因于天之
六氣。氣合于有形而爲病。藉人氣之生長以慧安
蓋六淫之邪外合于形而病形也。陰陽喜怒飲食
居處內因于人之失調。得之于藏而有病名。如傷
喜則得之于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于肝。而
有肝病矣。傷悲則得之于肺。而有肺病矣。傷恐則
得之于腎。而有腎病矣。傷于飲食則得之脾胃。而
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藏氣之所勝時者起。蓋內
因之病。得之于藏而病藏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

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藏病。人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

玉師曰天有
一日之四時
人有一歲之
四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
入也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一
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
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
勝負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
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
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其精氣可以壽敝天
地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

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此言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藏獨主其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

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卯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爲工矣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輪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輪故五五二十五輪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藏

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
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
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牝
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
變

此言五藏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五味也五
藏有五變者有五時五行五音五色之變異五變
有五輪者一藏之中有春刺榮夏刺輪長夏刺經
秋刺合冬刺井之五輪故五五有二十五輪以應

五時也肝屬木心屬火故為牡藏脾屬土肺屬金

腎屬水故為牝藏

黃帝曰以主五輪奈何

缺岐白曰

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

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輪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

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輪

此五藏之氣應天之五時而取之五輪各有所主

也腎者主封藏之本藏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

肝主色色主春此肝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

神之變也時主夏心合夏長之氣也土數五五者

玉師曰五俞者井榮向經合而合于四時五藏之氣

大腸乃肺之
府與胃皆屬
陽明

音也。音主長夏。脾合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于
腸胃。陽明主秋金之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
也。此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
主也。春刺榮，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
從子以透發母氣。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
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此六府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
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于五行也。肝藏木，心藏

六府之井榮
俞經原合乃
金水木火火

王子友曰地
天樞合而居

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于五行也
井主木榮主火俞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輪之
合于五行也六府有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
合之則合于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
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
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府六氣者木火土金
水火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以六氣之中有二
火以六氣合六府六府有六輪故應六六三十六
之數以經火與原火合之則又合五行之數矣此

虛三十舉之
一經六十歲
為一序

靈素經中多
有復問以補
未盡之意者

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機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冬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問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前節論五藏之氣應于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此復論五藏之病合于五輸而各有所取也

者陰也。裏也。腎治于裏。故病在藏者。取之井。以洩
冬藏之氣。肝應春。而主色。故病變于色者。取之榮。
時間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輸。脾主
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爲五音之主音。故變于音者。
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飲入于胃。上輸于
肺。食氣于胃。淫精于脈。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
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府。而通于
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榮
衛血脈。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

靈樞經卷五 善成堂
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藏必兼
論胃府以胃爲五藏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
令。此章以府合藏而藏合于四時五行。味主秋則
秋令所主之藏府皆隲于中矣。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
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
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
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

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東爲一可乎。

此章帝以九鍼之道，合而爲一，以應天道。夫九鍼者，始于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于一而終于九者，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後能貫通。故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散無極。今欲如毫毛之繁雜者，渾東爲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

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夫惟道而已矣故非獨鍼道治國亦然伯以九鍼之道合于陰陽推之可于可萬合之惟歸于一猶庖犧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乎此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

此論上下若
鼓之相應

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
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此言渾東而爲一者，合于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遶
地環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
水與鏡，不失其照應之形。動靜有常，剛柔推盪，如
鼓與響，不失其傳應之聲。言天道也。動搖則應，和
盡得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揣外，外內相應，
天地之道也。

黃帝曰：窳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

通論外內若
響鼓之相應

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此言天地之道而合于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五運主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于上下，以應十二經脈。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運出入于外內，以應五藏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機

五氣入鼻藏
于心肺上使
五色修明音
聲能彰

化滅是以五音五色之彰明于外者五藏之氣著也如五藏波蕩于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
外內相襲若桴鼓影響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
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
陽之極天地之蓋藏之靈蘭秘室不敢妄泄也○
楊元如曰始云高不可爲蓋謂天之覆蓋于上也
又曰天地之蓋謂天包乎地之外上下合而爲蓋
也此章始論合束爲一以應天道然後提出天地
陰陽上下外內猶卦象之始于一而成兩奇偶相

合而爲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是九鍼之道，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如雜之毫毛，若渾然爲一，復歸于天道之無極也。○朱濟公曰：九鍼者，有九鍼之名，有九鍼之式，合而爲一，是爲微鍼矣。此篇照應首章之義。

靈樞卷五